

附錄

行狀  
行錄

墓碣銘並序

神道碑銘並序

南冥集  
五

共五

^ 16  
2357  
5



和  
2357  
卷八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五

附錄

言行總錄

行狀

金字題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挺甫自號曰南冥曹氏為昌  
山著姓高麗太祖神德王后生德宮公主下嫁于曹  
氏生刑部貢外郎瑞寔為鼻祖其後九世平章代有  
偉人先生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六日辰時生生有  
異資早歲豪勇不羈稍長喜為文務為奇古以文章  
自負判校公每勉以舉子業先生自雄其才謂科第  
可俯取年二十五偕友人隸興業於山寺讀性理大





全至魯齋許氏語有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  
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先生於是惕然警發  
惘然自失始悟從前所趣之非而古人所謂為己之  
學者蓋如此也遂喟然發憤竟夜不就席遲明揖友  
人而歸自是篤志實學堅苦刻厲終日端坐夜以達  
朝者累年既已博求經傳旁通百家然後歛繁就簡  
反躬造約而自成一家之學嘉靖丁酉先生年三十  
七始斷棄舉業一意吾學屏居立園結茅水竹之間  
謝絕世故蕭然自適由是潛修靜養磨厲精神而所  
造益以高遠矣家世清貧先生授室于金海婦家頗  
饒先生既蚤孤遂奉母夫人就養于海上乙巳丁憂

奉板還葬于嘉樹遂居本業晚歲卜居頭流之德山  
洞以定菟裘之計先生以 中廟朝用薦特除奉  
不就 明廟嗣服再除主簿皆不就乙卯歲特除丹  
城縣監又不就上封事略云 殿下之國事已非邦  
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  
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灾  
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何以收之耶川竭雨  
粟其兆伊何音哀服素聲象已著當此之時雖有才  
兼周召位居鉤軸亦末如之何矣况一微身才如草  
芥者乎上不能持危於萬一下不能庇民於絲毫為  
殿下之臣不亦難乎號召勤王整頓國事非在於區區



之政刑唯在於殿下之一心汗馬於方寸之間而收功於萬牛之地其機在我而已獨未知殿下之所從事者何事也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是在是而存亡繫焉誠能一曰惕然警悟奮然用力忽然而得於明新之內則明新之內萬善具在百化由出舉而措之國可使均也民可使和也危可使安也疏入不報丙寅朝廷大召名儒成運李恒林薰金範韓脩南彦經等復以遺逸召先生辭再拜旨敦諭乃就徵除尚瑞院判官拜命引對思政殿上問治亂之道為學之方對曰古今治亂載在方策不煩臣言臣之意以為君臣之間

必情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為也因極陳小民流移困頓之狀上又問三顧草廬事對曰諸葛亮英雄也非不能料事者然與昭烈同事數十年竟不能興復漢室臣所不得而知也先生意蓋謂孔明不當出來也先生既入對即發南還不俟朝命隆慶丁卯冬上即位首下教書所以獎諭求助者甚至已而繼有旨待日候溫暖乘輿上道先生再辭初辭所志有老甚病甚罪深之語又言宰相之職莫大於用人今乃不論善惡不分邪正時有近臣於筵中白上曹某所學異於儒者故以此辭再辭所志略云請以救急二字獻為興邦一言以代獻身方今邦本分崩



百弊斯極所宜大小急急如救焚拯溺固或又持而  
從事虛名論焉是與並求山野棄物以助求賢義名  
名不足以救實猶畫餅之不足以救飢請以緩急虛  
實分揀處置是時主上方嚮儒學諸賢滿朝論說  
性理而朝綱不振邦本日蹙先生蓋深念之故奏  
及之戊辰又下旨趣召舜上封事開陳君德大抵  
以明善誠身為要而於其終篇有云臣前日所忘救  
急之言也尚未聞天意感動應以為老儒賣直之  
言不足以動念也況此開陳君臣不過為古人已陳  
之塗轍然不由塗轍更無可達之路矣又言當今  
正靈不振政多恩貸令出唯反綱紀不立者數世矣

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濟百散糜粥之勢非潤之  
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必得命世之佐  
上下同寅協恭如同舟之人然後稍可以制頽靡焦  
渴之勢矣又極言胥吏之狀曰堂堂千乘之國籍祖  
宗二百年之業公卿大夫濟濟後先相率而歸政於  
僅隸乎此不可聞於牛耳也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  
由此刀筆之手絲粟以上非回俸不行方士所獻一  
切沮抑無一物上納豈意殿下不能享大有之富  
而反資於僕隸防納之物乎此而不厭加以偷盡帑  
藏之物靡有尋尺斗升之儲國非其國盜賊滿車下  
矣夫以尹元衡之勢而朝廷克正之況此狐狸鼠



離腰領未足以膏齊斧乎布列王國者誰非命世之  
佐夙夜之賢耶姦臣軌已則去之姦吏蠹國則容之  
謀身而不謀國靡哲不愚以樂居憂臣索居深山俯  
察仰觀嗟唏掩抑繼之以淚者數矣臣於 殿下無  
一寸君臣之分何所感於 君恩而齎咨涕洟自不  
能已耶交淺言深實有罪焉獨計身為食土之毛尚  
為累世之舊民忝作三 朝之微士猶可自比於周  
發可無一言於 宣召之日乎疏奏有 旨優荅曰  
觀此格言益知才德之高矣當留念焉已冬以宗  
親府典籤 召辭庚午正月再 召又辭 朝廷震  
位以待者逾年竟不至辛未夏特 命本路宣賜米

穀若干斛以周其乏先生上疏陳謝尸獻言君義云  
云 上報曰省賢疏章可見憂國之誠雖在畎畝未  
嘗忘也是歲臘月先生寢疾壬申正月本路以疾  
聞 上遣中使問疾未至而先生易簀二月八日也是  
日大風暴雪天地昏瞑山顛斗隕豈小變哉計 聞  
特 命賜賻 賜祭 贈爵壬申四月六日葬于山  
天齋後峯壬坐丙向之原遵遺命也夫人南平曹氏  
忠順衛琇之女先五年卒塋于金海生一男雋異先  
生奇愛之九歲而夭一女適萬戶金行生二女長適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金字顯次適士人郭再祐旁室  
子三人曰次石次磨次矧女幼嗚呼先生可謂間世



之英豪矣雪月襟懷江湖性氣特立萬物之表俯視  
一世之上高識遠見出於天資臨機論事發人意表  
而憂時憤世忠激義形發於囊封奏對之間者槩可  
見也天性慷慨未嘗俯仰於人常與學士大夫語及  
時政闕失生靈困悴未嘗不扼腕哽咽或至流涕聞  
者為之竦聽其拳拳斯世如此然而由道守義不肯  
自小以求用安貧固窮未嘗自屈以從俗故與世長  
辭巖穴終古使其未試於廊廟而經綸之業零落於  
烟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然其所得於性分之內而  
亘萬古而不磨者則初不以用舍而加損也先生才  
氣甚高豪邁絕人議論英發儀容峻厲英毅之氣連

於面目每對其儀刑按其言論則放逸之心偷懦之  
氣自不敢萌于中矣至其造詣之高自得之妙則有  
非迂愚管見所能測度而臆說之者而姑即其可見  
之實則獨處書室整齊瀟灑書冊器用安頓有常終  
日端坐未嘗見其隕隳傾倚之時夜分就寢亦未嘗  
昏瞍嘗語學者曰夜中工夫儘多切不可多睡又云  
恒居不宜與妻孥混處雖有資質之美因循汨溺終  
不做人矣其厲志自立多此類也其為學也略去枝  
葉要以得之於心為貴致用踐實為急而不喜為講  
論辨析之言蓋以為徒事空言而無益於躬行也其  
讀書不曾章解句釋或十行俱下到地已處便領略



過其用功之篤也常佩金鈴以自警省號曰惺惺子  
蓋喚醒之工也嘗以淨盞貯清水兩手捧之終夜蓋  
持志之事也又有短屏畫先聖先師遺像常置几案  
上每對之肅然如侍坐而後先焉嘗摸畫神明舍為  
圖以寓目存警其銘曰太一真君明堂布政內冢宰  
主外百揆省承樞出納忠信修辭發四字符建百勿  
旂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克進教廝殺丹墀復  
命堯舜日月三關閉塞清野無邊還歸一尸而淵其  
華帶銘曰古者泄華者結縛生龍藏漠冲其劔銘曰  
內朋者敬外斷者義其反已內修篤信自力類如此  
其在金<sub>山</sub>有書室曰山海亭枕山臨海幽邃而宏豁

名其房曰繼明左右圖書靜坐潛養蓋三十餘年嘉  
樹精舍名曰鷄伏堂取涵養如鷄抱卵之語名書室  
曰雷龍舍取尸居龍見淵嘿<sub>亡</sub>聲之語山居精舍亦  
揭名雷龍書其旁曰雷則晦冥龍則淵海使龍眠畫  
雷龍狀一幅垂之座隅最後作書室曰山天齋取易  
大畜之義齋有板窓左書敬字右書義字其敬字這  
旁細書古人論敬要語常目擊而心念之至於疾革  
之日猶誦其語不絕口寢疾逾月精爽不亂其與學  
者語猶以行已大方出處大節諄諄不倦疾甚則命  
旋席東首揮婦人勿近戒內外安靜笑謂門人曰死  
生常理耳又曰天祐之死鳴琴鼓缶羅列歌舞而化



此豈人情耶渠不學故如是某却不要如此天祐者  
三之堂金先生大有也嗚呼觀其死生之際確然不  
亂如是則可見其平生問學之工定力之固有大過  
人者卓乎其不可及已其教學者則有云遨遊於通  
都大市之中金銀珠玩靡所不設終日上下街衢而  
談其價終非自家裏物只是說他家事爾却不如  
用吾一匹布買取一尾魚來也今之學者高談性理  
而無得於已何以至此又言濂洛以後著述輯解階  
梯路脉昭如日星新學小生開卷洞見至其得力之  
淺深則只在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又言吾於學者只  
得警其昏睡而已既開眼了自能見天地日月矣

故未嘗為學徒談經說書只令反求而自得之然其  
精神風力有竦動人處故從學者多所啓發却非區  
區講說所能及也頗喜看叅同契以為極有好處有  
補於為學又嘗言釋氏上達處與吾儒一般至於陰  
陽地理醫藥道流之言無不涉其梗槩以及弓馬行  
陣之法關防鎮戍之處靡不留意究知蓋其才高志  
疆而無所不學也平生酷好山水凡泉石佳處遊歷  
靡遺尤愛頭流山水之壯麗至於十往來不厭嘗與  
李黃江諸公遊頭流有錄行于世未嘗著書只有讀  
書時劄記要語名曰學記嗚呼此特講學之規模做  
功之次第議論之緒餘耳其用功則親切著明要自



確實頭做來故其炯炯之心烈烈之氣卓立類波照  
映方來而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矣章句小儒害命  
字耳目出入於四寸而猶欲以學術議先生至其臨  
小利害僅如毫髮而張皇失措進退無門求其屹然  
獨立毅然不拔如先生者百未見一人焉則於先生  
又胡可以輕議焉哉小子蠡測本不足以窺滄海之  
淺深徒以從遊之久其於行事之跡矚之最熟粗述  
所見庶幾備立言君子採撫之萬一云爾隆慶六年  
閏二月日門人從仕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金字題  
謹狀

行錄

前人

中廟朝用李彥迪李霖薦除 獻陵叅奉

○惺惺子 癸亥歲字顯初拜門下先生出所佩囊  
中鈴子以贈曰此物清響解警省人佩之覺甚佳吾  
以重寶與汝汝其堪保此否又曰此物在汝衣帶間  
凡有動作規警誚責甚可敬畏汝其戒懼無得罪於  
此子也問莫是古人佩玉意否先生曰固是抑此意  
甚切不止於佩玉也李延平亦嘗佩之  
○所居書室皆施丹雘蓋取其明淨也字顯嘗問丹  
雘恐非寒士所宜願不必如此先生戲云吾却有富  
貴氣不似爾苦淡模樣也

○好養海鶴嘗有一詠曰雙鶴身同三作口三山家



在四為隣

○愛人好士不事表襮開心坦懷一見如舊豪氣絕  
倫議論凜然儀表士林至於鄙夫野人皆知有南冥  
先生而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稱先生者必曰秋霜烈  
日云

○嘗愛閣堀山之明鏡臺往來棲息者累年常閉門  
獨坐看書達曉靜嘿終晷有寺僧言其所處之室終  
日寂然無聲但時聞以手指抵書案微有聲因知其  
尚讀書也

○先君子雅敬重先生嘗奉使額表訪高隱於兔洞  
贈之以詩曰古人好靜坐今日見夫君

○長於譬諭引物連類明爽不凡亦有英氣太露處  
雜以諧謔嘲諷之言

○家貧輕財好施克己為義兄姊弟妹友愛薦至分  
家產時先生以承祀受京中藏義洞家舍及居海上  
以與姊夫李公亮公亮以直歸之受而頒諸弟妹之  
貧者一毫不自取又盡以免洞田產與弟桓迨其始  
還無立錫之地資衣食於弟妹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一時名士如聽松成先生

子敬

黃江李先生

子敬

大谷成先生

子敬

東洲成先生

子敬

黃江李先生

子敬

松溪申先生

子敬

識皆為知己友成參奉

子敬

郭司諫

子敬

交契亦厚

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及必嗚



南齊書卷之八  
八  
咽哽塞至死不忘與三足金先生大有交道最深嘗  
以天下士許之三是家富其卒也先生視之三是念  
先生貧之遺令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  
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光亦不受此人劉道原所以胡  
康侯至死貧不言其辭受之不苟又如此  
○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皆略倣家禮取其大意其節  
文不求盡合其執親之喪哭泣三年身不脫衰足不  
出廬於婚禮則以國俗行禮於婦家不得行親迎一  
節只令婿婦相見於廳事行交拜之禮蓋以是為復  
古之漸也又於昏喪不從俗設高排果亦一時士夫  
之家多有化之者而風俗亦為之少變矣

○少時大奮筆文章家最喜讀柳文而力慕效之雖  
俯就場屋亦不肯暫看東人俗下文字其為詩亦刻  
意慕古晚歲嘗自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之文  
本是今文然却成熟善之我織錦而未成匹難於世  
用渠織絹成匹而可用也寫大字頗邁勁效雪菴兵  
衛森帖然亦未嘗留意自言其不成也

○丙寅被召時與一齋諸先生並在都一齋以師道  
自居接引後學門庭填溢先生獨杜門掃軌士子或  
有求教者至以戲語荅之

○南還後玉溪盧公禎以書問其遷歸之事報書曰  
某累承 恩命禮宜一進拜闕栖遲都下更欲何為



耶明公朝夕入朝若無行道之事而久留不退亦未免苟祿也時玉溪家食

○又荅門人書曰此何等時也何等地也虛偽之徒盡是麟楨於此而儼然冒處賢者之位若宗匠然可乎箕子之佯狂非關商室之興亡身處明夷欲不以聖賢自居也近日之寒暄孝直皆不足於先見之朋况如我者乎吾欲渾渾處世無異於杯酒間人也亦何叫喚使氣若忌物者然乎今吾只是自守其身邁邁迤迤重名之下耳老夫非無所見而然也

○宇顥嘗請教先生寫雷天二字與之蓋大壯之義○癸亥請教先生舉古語誨之曰行己之初當如金

玉不受微塵之污又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岳辟立萬仞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譬是千鈞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為鼯鼠發也

○初見先生求教先生曰沉潛底人須剗克做事天地之氣剗故不論甚事皆透過又曰公力量淺薄須做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底工夫庶可耳

○辛未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患背疽壬申正月疾革諸門人侍坐先生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但濟以學力耳量狹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善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為其無才故也



○謂字顯曰吾平生有一長處抵死不肯苟從汝尚識之又語字顯及逵曰汝等於出處粗有見處吾心許也士君子大節惟在出處一事而已

○謂字顯逵曰天下第一鐵門關是花柳關也汝等能透此關否因戲言此關能銷鑠金石汝等平日所操到此想應消散無餘矣

○是月十四日先生病甚門生等進曰請先生有以教小子先生曰凡百義理君輩所自知但薦信為貴且曰諸朋友在此吾死亦榮矣且不見兒女悲啼之態此是大段快樂事也又極論時事慷慨扼腕有如此平日

○字顯請曰萬一不諱當以何號稱先生乎曰用處士可也此吾平生之志若不用此而稱爵是棄我也若金海墓碣稱令人者以次石所立故也

○十五日朝呼字顯曰吾今日精神異前殆其死矣其勿復進藥以手拭兩眼開視眸子精明無異平生又令開窓曰天日如許清明也又曰書壁敬義二字極切要云云學者要在用工熟熟則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這境界以一死矣

○又曰殯我於山天齋可也字顯請東首以受生氣先生曰東首豈能受生氣再三請之且言正終之說先生許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禮遂東首



○是日先生既斷藥物米飲不入口終日沉卧了了  
不亂侍者進曰藥物之斷固聞命矣至於米飲不八  
口恐非自然底道理先生為進小許日夕而稍蘇更  
留連二十餘日而終先生雖在甚病之中未嘗一刻  
忘操存之意殆古人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者也

又

贈職入啓時禮官  
索行狀錄此以與之

裴紳

先生天稟甚高襟懷脫洒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  
砥礪嘗構山海亭左右圖書以為藏修之地自號南  
冥遂厭科舉之業專以尚友千古為志中年入頭流  
山德山洞居焉有巨川發源於天王峯下直截洞府

波流紺寒注為清潭其上有名之曰雷龍舍象千尋  
之下有動物其雄龍之謂蓋取其確乎其不可拔者  
也又改之曰鷄伏堂蓋取其功程之無間斷者也及  
其晚年多識前言往行所畜者大則又扁之曰山天  
齋蓋取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義也徜徉自樂玩  
心高明常嘯詠者唐虞嘔吟者三代矣嘗與三足堂  
金公大有松溪申君季誠黃江李君希顏為友相往  
來焉暮年又與退溪李先生混相通簡契緊論辯焉  
又嘗曰吾讀性理大全有悟焉其學以主靜為基以  
高潔為尚其視功名有如太虛中一片雲矣至於富  
貴貧賤不淫不移則有不足道者申松溪嘗有言曰



三足有軒豁不拘底氣空南冥有雪天寒月底氣象  
黃江有設施底大手時人謂善形容三君子矣先生  
治家以孝友家道肅律身以敬義心學正當與同志  
之士慨然曰今之學者每病陸象山之學以經約為  
主而其為自己之學則不先讀小學大學近思而做  
功先讀周易啓蒙不求之格致誠正之次序而又必  
欲先言性命之理則其流弊不但象山而止也又有  
問者曰先生孰與嚴子陵曰惡子陵氣節其可跋歟  
然子陵與吾不同道余未忘斯世者也所願學孔子  
也亦可見學問之正也雖遯世不見知而無悶若將  
終身然慷慨憂世之誠心不自己有至於中夜流涕

者多矣蓋善善如不及惡惡如探湯義氣嚴烈人不  
敢干以私憤世疾邪之心終始不渝善者好之不善  
者惡之又可見其道之分明也當明廟朝上疏章  
極言之人皆危之先生猶以為未盡自效而自上疏  
章後日復日日夙興夜冠兀坐門外竟日不懈以待  
命者累月矣後又被召命嘗出門幡然還卧林泉其  
為志節砥柱橫流獨立不懼廉頑立懦之風其不讓  
於古聖之清者矣愚粗記身所見聞者也

墓碣銘

并序

稱世有人石本  
作系出昌寧

成大谷撰

曹故為著姓稱世有人其先有仕高麗太祖時為刑  
部員外郎諱瑞者德宮公主其母也其後相繼昌顯



至諱殷為中郎將於公為高祖是生暉安習成均生  
貧生貧生諱永不仕其嗣曰諱彥亨始以才藝選為  
吏曹正郎猶介寡合官至承文院判校以卒其配李  
氏忠武衛菊之女有聞範事君子無違德公其第二  
子植名而捷仲其字也生而岐嶷容貌粹然自為兒  
靜重若成人不逐輩流與戲將弄之具亦莫肯近其  
手判校公愛之自能言抱置膝上授詩書應口輒成  
誦不怠年八九歲病在席母夫人憂形於色公持形  
立氣給以小問且告之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我  
幸而生得為男天必有所與責我做得天意果在是  
吾豈憂今日遽至夭歟乎聞者異之稍長於書無不

博通尤好左柳傳文以故為文奇峭有氣力詠物記  
事初不似經意而辭嚴義密森然有律度因國策  
士獻藝有司有司得對語大驚擢置第二第三者凡  
三焉學古文者爭相傳誦以為式嘉靖五年判校公  
捐館公自京師奉裳帷安措乎鄉山迎歸母夫人侍  
養焉公一日讀書得曾齊許氏之言曰志伊尹之志  
學顏子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勵志講讀六經四書及  
周程張朱遺籍既窮日力又繼以夜苦力弊精研窮  
探索以為學莫要於持敬故用王荅主一惺惺不昧  
收斂身心以為學莫善於寡欲故致力於克己滌淨  
查滓涵養天理戒懼乎不覩不聞省察乎隱微幽獨



知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以反  
躬體驗脚踏實地為務求必死夫閭域二十四年丁  
母夫人憂附葬于先大夫墓左公智明識高審於進  
退之機嘗自見世衰道喪人心已訛風漓俗薄大教  
廢弛又况賢路崎嶇禍機潛發當是時雖有志於挽  
回陶化然道不過時終未必行吾所學是故不就試  
不求仕卷懷退居山野自號南真名其所等亭曰山  
海舍曰雷龍最後得頭流山入水窟雲洞架得八九  
椽扁曰山天齋深藏自修年紀積矣在 中廟朝以  
薦拜 獻陵叅奉不起 明廟朝又以遺逸再除為  
典牲宗簿主簿尋遷丹城縣監皆不起因上章曰國

事日非民心已離其轉移之機非在於區區之政刑  
惟在於 殿下之一心其後拜司紙以疾辭又以尚  
瑞判官徵入引對前殿 上問治亂之道對曰君臣  
情義相孚可以為治問為學之方對曰人主之學出  
治之源而其學貴於心得又問三顧草廬事對曰必  
得英雄可以圖復漢室故至於三顧 上稱善翌日  
還山隆慶元年今 上嗣服有 旨召辭繼有徵命  
又辭奏疏請獻救急二字以代獻身陳時弊十事二  
年被召辭又上封事言為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  
明善誠身必以敬為主因極陳晉吏姦利事久之授  
宗親府典籤又辭辛未大饑 上賜之粟以書陳謝



曰言累章獻言不施用辭甚切直壬申病甚上  
遣醫治疾未至以其年二月八日終享年七十有二  
卜宅于山天齋後山葬用四月六日公天資英達器  
宇高嶷端嚴直方剛毅精敏操履果確動循繩墨目  
無淫視耳無側聽莊敬之心恒存乎中惰慢之容不  
形于外常潛居幽室足不躡門牆之外雖連棟而居者  
罕得見其面聽鷄晨興冠頂帶腰正席尸坐肩背竦  
直望之若圖形刻像拂床闌卷心眼俱到默觀而潛  
思口不作吾伊之聲齋房之內寂然若無人威儀容止  
舒遲閑雅自有準則雖在匆卒驚擾之際不失常度  
甚可觀也賓侶之就省者見公神色峻勵簡默少言

必歛容曲膝悚然敬畏終莫敢與之闢語譁笑其於  
家莊以莅衆閨庭之間內外肅整其室婢之備近侍  
者不歛髮正髻不敢進雖其配偶之尊亦然聞人之  
善喜動於色若已有之聞人之惡恐或一見避之如  
仇取友必端其人可友雖在布褐尊若王公必加禮  
敬不可友官雖崇貴視如主梗恥與之坐以此交遊  
不廣然其所與知者有學行文藝皆當世名儒之擇  
也藻鑑洞燭人無能廋匿有新進少年踐清班擅盛  
譽公一見告人曰觀其挾才自恃乘氣加人異日賊  
賢害能未必不由此人其後果登崇位陰結兇魁弄  
法行威士類殲焉又有士子有文才未第其人陰猜



南齊書卷五十五  
娼嫉仇視賢人公偶見於羣會中退而語友人曰吾  
察於眉宇之間而得其為人貌若坦蕩中藏禍心如  
使得位逞志善人其殆乎友人服其朋每值 國諱  
不聆樂啖肉一日有二三名宦請公會佛寺張飲公  
徐言曰某 大王諱辰今日是也諸公豈偶忘之耶  
左右失色驚謝亟命退樂去肉酒一再行乃罷天性  
薦於孝友居親之側必有婉容以善為養悅其心志  
衣柔膳甘品莫不具其在服哀慕泣血不脫經帶晨  
夜身未嘗不在几筵之側雖遘疾品莫肯退就服舍  
祭必備物烹調之宜滌拭之潔不以獨任厨奴必躬  
親視之有吊慰者必伏哭答拜而已未嘗坐與之語

戒僮僕喪終勿以家事冗雜者來諭與弟桓友愛  
甚篤以為支體不可解也同居一垣之內出入無異  
門合食共被怡怡如也捐家貲分與兄弟之貧乏者  
一毫不自取聞人遭死喪之威痛苦在已狂奔盡氣  
如救水火輕出貨力猶棄糝稗不能忘一憂國傷民  
每值清宵皓月獨坐悲歌歌竟涕下傍人殊未能知  
之也公晚歲學力益進造詣精深其教人各因其才  
而薦焉有所質問必為之剖析疑義其言細入秋毫  
使聽者洞然暢達而後已嘗語學者曰今之學者捨  
切近趨高遠為學初不出事親敬兄悌長慈幼之間  
如或不勉於此而遽欲窮探性命之奧是不於人事



上求天理終無實得於心宜深戒之盡古聖賢遺像  
張在座隅目存而心思肅然起敬如在函丈間耳受  
面命之誨嘗曰學者無多著眼其思索工夫於夜尤  
專以故常自佩金鈴誦曰惺惺子時振以喚醒每讀  
書得緊要語言必三復已乃取筆書之名曰學記手  
自圖神明舍因為之銘又圖天道天命理氣性情與  
夫造道入德堂室科級者其類非一又於窓壁間大書  
敬義二字以示學者且自警焉病且亟復舉敬義字  
懇懇為門生申戒其歿也斥婦人令不得近安於死  
心不為動怡然如就寢 上賜祭賻粟 贈司諫院  
大司諫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送者幾數百人

夫人南平曹氏忠順衛璫之女先公歿生男女二人  
男早夭女歸于萬戶金公生二女其壻之長曰金字  
顯今為承文院正字次曰郭再祐方學文旁室生三  
男一女男曰次石次磨次研女最後生幼鳴呼公為  
學力行修道進德精識博聞鮮與倫比亦可追配前  
賢為來世學者宗師而或者之不知其論有異焉然  
何必求知於今之人直百世以俟知者知耳運忝在  
交朋之列從遊最久觀德行於前後亦有人所不及  
知者此皆得於目而非得於耳可以傳信其辭曰  
天與之德既仁且直歛之在身自用則足不施于人  
澤靡普及時耶命耶悼民無祿



神道碑銘并序

許穆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捷仲甫其先昌寧縣人高麗刑部員外瑞之後而中即將殷之四世孫也曾大父國子生負安習大父永不仕父承文院判校彥亨母淑人李氏皇明弘治十年六月壬寅先生生於嘉樹縣少豪氣絕倫學文章好讀左柳氏自負其奇才二十六見魯齋心法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惘然自失喟然歎息而言曰古人為己之學蓋如此刻意奮厲勇往直前既博於百氏反而守約剛毅方嚴目無滯視耳無側聽莊敬不惰自成一家之學以太一為宗以和恒直方為符以克治為先

以冲漠為本不喜論難答述以為徒言無益於躬行尚志潔身不苟從不苟默不自輕以求用卓然有立言學必先自得而貴高明常言曰譬如登高萬品皆低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以行已大方出處大節為重作神明舍銘有曰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克進教廝殺又書之曰沉疴破釜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還心必如此廝殺可言於吾心須有汗馬之功教人必隨人資稟而激勵之不閑卷講論曰今之學者高談性理無實得於其心如遊通都大市見珍寶竒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聖人之旨前儒既盡言之學者不患不知患不行其得力之



淺深在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吾於學者喫覺昏睡而  
已開眼能見天地日月談經說書不如反求而自得  
之觀書亦不曾章解句釋領略其宗旨而已 中宗  
明宗連以遺逸召不起 明宗特拜丹城縣監又不  
起上疏曰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先  
王之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也  
何以收之也 殿下所從事者何事也好學問乎好  
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在是而  
存亡繫焉疏入不報明年 上大召儒學成運李恒  
林薰金範韓修南彦經等先生亦在召中乃就 徵

拜尚瑞院判官 上引見思政殿 上問昭烈三顧  
草廬事先生對曰必得人然後可以有為也然亮事  
昭烈數十年卒不能興復漢室臣不敢知者也即還  
山丁卯 宣祖即位嚮用儒雅禮 召甚至而先生  
終不起上疏言君德政弊曰臣索居深山俯察仰觀  
噓唏掩抑繼之以疾者數矣臣於 殿下無一君臣  
之分何所感於君恩而咨嗟涕洟自不能已也食土  
之毛為累世舊民可無一言於 宣召之下乎已已  
特拜宗親府典籤不就辛未令本道賜之粟以賙之  
先生上疏謝曰進君義後年監司以疾聞 上遣中  
貴人問之先生已歿二月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嘗作



佩鈞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窓辟又大書敬義曰  
吾家此二字如天地之有日月疾病呼鄭仁弘金字  
顯語敬義疊疊曰用工既熟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  
此境戒內外安靜旋席東首而歿時有南師古者善  
觀象曰少微無光處士之災先生歿上祭之曰天  
不慙遺大老子疇依 追爵大司諫其四月癸德  
山光海時加 贈領議政謚文貞先生別自號曰南  
冥嘉樹有鷄伏堂涵養如鷄抱卵之義也其溪上亭  
曰雷龍亭居龍見淵默雷聲之義也晉州德山有  
山天齋易大畜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者也墳墓  
在山天齋後德溪守愚寒岡東岡數賢者皆師事之

德溪曰刻意堅節守愚曰剛大趨遠之才東岡曰烈  
日秋霜之氣寒岡曰有泰山辟立之像退陶李先生  
曰捷仲合於君子出處之義云銘曰  
高潔自守隱居行義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不屈道而  
循時高尚其事

又

趙綱

吾道之東久矣本朝 列聖率先登道片斤異端尊  
孔軌以菁義棧樁養厚膠以育纁豐幣聘巖穴至  
中仁明三世尤加意斯術於是松都得徐花潭湖西  
得成大谷湖南得李一齋南冥先生並峙于嶺南實  
拔乎其萃先生嶺之三嘉人也隱於頭流山下踐蹈



非幾佩服仁義必躋哉  
學以顏子為準繩志以  
伊尹為標的陋巷之不知簞瓢之不憂千駟之不顧  
萬鍾之不受囂囂自得絕未有舍所樂為世意徵  
招之禮歷三聖不解益勤先生不得已而起赴  
闕下上賜對前殿即明廟時也  
上首問為學  
之方俱實言理對又問三顧草廬先生對曰圖復  
漢室必資英雄故至於三顧上稱善三日還山初  
先生辭丹城縣監也仍上疏極言國事非天意去人  
心離上及慈殿乘輿臣少忌諱明廟怒其語太  
直欲罪之賴大臣力諫救而止其后宣廟元年先  
生上封事論人主出治之本又論胥吏專國之弊數

十百言掣領痛快曲折縱橫識者以為覲破二百年  
國養癰雖倉扁何以加疏入上優批以荅召旨  
栗肉前後相銜者累年先生一決去就不復幡然士  
申春先生寢疾本道以聞上遣中使問疾至則  
先生已逝矣計聞特命贈司諫院大司諫蓋嘗  
欲以命先生者申其志又命有司賜賻又命  
儀曹賜祭即將文以祭嗚呼先生之道在易蠱之  
上九惟持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是已然其  
志以君民為憂故率所護於口不徒為處士之大言  
也昔羊裘男子與帝共計外無聞半辭裨補於漢室  
恭原周黨伏而不謁而已是雖宿高士名於一時雲



臺博士范外之譏隨其后先生則不然所上封事無  
非匡君之事拯民救世之策千秋之士必有讀未半  
廢書而泣者矣惜也 聖聖相繼而不能盡用其言  
歸咎無處寧獨先生之不幸紉生也後去先生之世  
幾乎百有餘載唯其昔客南土過先生桑梓鄉峭壁  
謁霄玉流噴壑不受一塵之惹者恍若挹先生之聲  
欵其側也徘徊悵然慕之者久之今先生之後孫察  
訪晉明晉士浚明等與嶺之人士謀曰 朝家如賜  
先生以諫議后加贈議政且有謚於法宜樹豈碑於  
墓道至今無顯刻不肖敢以煩執事祠禮辭曰惡惡  
可不佞直拘曲士耳安敢形容老先生盛德戴穢佛

頭之譏是懷然南齊先生之為秋霜烈日至今不泯  
於嬖孺田峻之口網雖不敏獨後是歟遂先叙先王  
就賢體遠之異數仍及先生出處語默大節若夫先  
生為學次第入道憤孟文章竒古先生道義及大谷  
成先生備勒麗牲之石不遺錙銖他人畫蛇之則妄  
也先生諱植字捷仲號南冥曹故為官族自麗入我  
朝名卿大夫不絕有諱彥亨選為吏曹正郎至承文院  
判校以卒先生皇考也娉李菊之女生先生先生娉  
南平曹氏生子名次山苗而不秀置便房生若而人  
晉明浚明孫也先生墓在頭流之綸洞山天齋後先  
生歿五年學者創德川龍巖新山三處書院俎豆之



嗚呼先生人品甚高器局峻整識與不識見先生莫不加敬先生於人少許可獨於退溪先生不以無一日雅為嫌徃復書牘甚數必稱先生后之論者或以為二先生不相能異哉銘曰

方丈之山巖巖而萬丈先生之氣像兮百世所仰德川之水泓澄而蕭瑟先生之道德兮愈徃而潏潏惟君子所慎進退出處兮不以道曷取夫隱遯道之難行兮寧卷而懷兮滋蘭九畹先聖王不徒徵辟而廢義之兮蓋將風之乎天下之士山海之洞雲物不改兮負鼇蟠螭者先生神道碑耶我命刻之起遐想於綠竹猗猗

孝廟八年丁酉院儒數百人與先生諸孫相議聯名上書于趙龍洲乞銘而

久不製送矣先生諸孫更請於許府使阮入石之後此銘又來故並錄于此以備參考焉

教旨

丙寅七月日下 諭

予以不敏似乏好賢之誠前雖有超授職而不肯就職予實愧焉當今末世遺逸之士豈不懇求乎待涼時乘駟上來以俟予言事有 旨

同年八月日下 諭

頃因慶尚道觀察使姜士尚馳啓仍知老病不得上來予心缺然予以不敏誠乏好賢以致如此亦可愧焉相當藥劑下矣須勿拘於老病隨便善調上來而令本道監司食物亦備給矣爾其知悉事有 旨



丁卯十一月十六日 教旨

王若曰嗚呼濟川必待於舟楫構厦當資於棟樑自古  
有天下國家者孰有不登賢後不任鴻碩而能興治  
道歟肆惟我先王季年更化勵精求理好賢有誠  
待士以禮爰命具僚搜揚遺逸賢於是時特膺宣  
旨郵傳交馳布衣登對溫語丁寧獎掖崇至蓋自  
東國以來所未有之盛事也景星爭覩而白駒難繫  
寵秩纔加而雲翮還騰淵衷正軫於側席慘痛終  
極於崩天眇眇予末小子嗣無疆大歷服嫫嫫在疚  
惟不克負荷是懼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夙夜兢惕同  
知攸濟此誠國家安危之曾宗社存亡之秋也昔高

之太甲周之成王間世之賢君也然猶嗣服之初未  
免有失德終賴匡救之力基業湮不墜矧予冲人入  
自私邸仰戴慈恩揔攬權綱素無輔養之功顧闕  
體驗之實其於君德明暗政治得失人物邪正古今  
成敗豈能灼見炯知隨事精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也雖左右輔弼之臣晨夕篤恭任重道遠有退無進  
批繆滋多過咎日彰茲予憂慄恐速戾于躬自取禍  
殃人有片善士有寸長思欲咸共理于朝况聞高義  
樹立卓異輕千駟脫世紛而獨往蘊經世之材而深  
有用之學哉肆予竭誠形諸夢寐幸毋以寡昧為不  
足與有為而翻然一起使予獲聞弘道之方益廣取



善之路置莊殺而學齊語無負居州起草廬而資漢  
業庶效孔明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豈獨無負於所  
學抑亦有以報知遇於先王也喪亂蔑資邦本殄  
瘁殞心慘目予將疇依廢不恤緯而悲周室女惜園  
葵而憂魯國彼無知女子其於國家忠憫迫切至於  
此極以高賢超世幹時之尤當艱危之際尚不為哀  
憐邈然無動於心憂時愛君之義果與二女子何如  
大抵幼學欲以壯行窮養所以達施惟其時可否道  
是非而出處顯晦士君子行己立志不越於此矣若  
同室有闢而尚堅閉門之守是特晨門荷簣絜身亂  
倫者之為耳非所望於權時處道之賢者也嗚呼善

人天地之紀君子國家之基也予處藥棘之中豈為  
弭文粉飾之舉庸應故事而已歟誠願試屈蒲輪許  
登龍閣嘉言謹議既以絕愆而糾繆高風峻槩亦以  
範世而師俗俾予涼德得免於顛躓之途寔所至懷  
賢其念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具鳳齡

同月日下論

予欲見賢士之心一日急於一日但年高之人如此  
隆寒或慮傷寒不克就道爾其勿拘遲速待時下溫  
和從容上來事有占

祭文

賜祭文



國王遣禮曹佐郎金瓚諭祭于故宗親府典籤曹植之  
靈惟靈河嶽正氣宇宙精英魁資秀朗賦質純明蘭  
畦茁芽詩禮之庭習文肄藝超羣撥矧早見大義旁  
搜蘊奧嚶嚶孔顏是期是造天極斯文士失所導雕  
真毀朴媚于時好益堅所志公不渝操餘事究詞墨  
道愷愷爰有所詣遂啟聲華握瑜懷瑾高棲炯霞昕  
夕典墳盛事講劇卓爾山峻淵若涵河清標霜潔馨  
德蘭薰冰壺秋月景星慶雲遠豈忘世憂深戚臣嗚  
呼此心堯舜君民先王初載盜臣秉柄夷貪跼廉  
以邪取正三精幾瞽人紀將覆仰屋深思誰因誰極  
天佑聖衷銳意徵賢宣麻九重玉帛翩翩公斯奮

厲為國身捐謹言風發義正辭嚴孰謂鳴鳳發此衆  
針奸設寒骨具僚汗顏威鎮宗社忠激朝端人謂公  
危公不小懷及茲季年聖念深惕黜回屏奸思賢  
訪德首起我公馳驛頻繁白衣登對集義効君答應  
如響魚水相欣公思舊居式過其歸白駒難繫興言  
在茲逮予嗣服夙欽公聲適追先志屢煩干旌公乎  
邈邈愧我菲誠瀝忠獻章言危識宏朝輔封越以代  
宸屏庶幾公來作我股肱詎意一疾以微告徵濟川  
誰倚高山何仰士子疇依生民誰望言念及此予心  
惻愴思昔隱遁代有烈光由務樹聲唐虞其昌魯連  
抗秦嚴光扶漢縱云一節尚或弭亂況乎美德金玉



其貞棲身數畝為世重輕光燭一代功存百世榮贈  
雖加豈盡其禮伊昔賢王恨不同時予味斯言深懷  
忸怩音容永隔此恨何量瞻彼南服山高水長天不  
憖遺大老繼零國以空虛奈無典刑聊伴酒酌予懷  
之傷精靈不昧歆我馨香

沈義誦

祭文

成大谷

維隆慶六年壬申四月日成運謹遣金可幾敬祭于  
故宗親府典籤曹君之靈嗚呼麟死魯郊鳳去岐嶽  
悠悠宇宙靈物隱沒於休哲人爰耀其儀稟精崇嶽  
千載應期義質清粹受之自天如彼胎珠濯出清淵  
生而岐嶽頭角嶄然清標映人英才穎脫超乎出類

鷄羣鵠立其在兒蔭几乎老蒼坐有常處身不下堂  
端嚴淵默見者動魄早自惕覺厲志聖學鼓作大勇  
如怒未泄下帳讀誦研窮性理常若不及撐舡上水  
居敬集義反躬踐實視聽言動佩行四勿履簣為山  
其進未止劬力鑿井次水後已一片心地汗馬收功  
學成而醇德積而崇榮華外發煥乎其文思若泉涌  
健筆凌雲豈事藻績誇耀人目立言造理典謨是式  
不喜祿仕永捨舉業人取我棄不知者疑豈曰無志  
所學乖時清思皜皜厭世零濁我我神山雲深水碧  
乘駒入谷於焉匿跡斷巖開屋清風掃席白屏烏床  
左史右經凝神尸坐儼若圖形時乎息焉搘杖乃起



穿雲訪鶴聽泉醒耳每值良宵天心得月抱弄清輝  
方寸皎潔十年于山所造益深鈞輝上騰蘭香遠聞  
潛德不掩名微 華勛鶴書徵召恩加命服潛伏不  
起如鳥避弋素節愈厲莫我敢奪身處雲巖憂在  
王國累章叩閭大論謬謬如持大阿橫截秋光投棄  
不省於君何傷縉紳推風交蓋接武聽聞清論樂甚  
鍾鼓祈祈学徒抱經就質單辭祛惑明若覩日羣飲  
于河人得滿腹方倚耆德作人儀則天不憖遺擢  
奄及嗚呼哀哉神龍逝矣鱗介靡依儒宗亡矣吾黨  
誰師呼天無及百身莫贖雲愁水咽山林蕭瑟 聖  
心興悼超秩贈爵命官弔祭寵錫優渥嗚呼哀哉余

始戴冠與子相知明霜契合和如頃筮稼之磨之惟  
道與德揮君利斧斲我頑樸愧友不如許以輔仁昔  
在洛都連棟為隣朝談侵夕夜眠同床弦矢相離箕  
南斗北搏沙放手雲龍相失獨憑烹魚時慰惻惻由  
其不死聲聞猶續今其奈何幽明永隔嗚呼哀哉我  
老其耄宿病轉為鬼質枯羸下床無力回望天南山  
川遼瀾神駕啓路我不執紼靈輓下土我不臨穴莫  
不親酌曷云盡誠拜雖代手哭不借聲無面泉裡見  
我良執辭以寫臆舉聲腸絕嗚呼哀哉尚饗

又

盧禎

惟公受天正氣為世人豪潔誠內薦直方外操抗志



古人勇往不怠泥塗軒冕視若泥確乎自守其介  
如石言論英發雷厲風烈憂時悶俗動於容色好善  
嫉邪發自衷悃洞察幾頭要拔源本遇事剛果無有  
吝滯清明脫灑義堪砥礪早事奇文期軼一世勇拋  
不顧甘掩柴荆知以善養肯屑鼎牲眼空宇宙一笑  
悠悠道高見憎不免羣嘲公一其操無悔無尤卒隨  
以定心乎翕服從此優游幾多歲月山海雷龍往來  
無阻晚卜頭流爰得我所樹竹梢簷溪壑窈窕齋榜  
山天端坐味道一簞一瓢曠然自老鶴鳴九皋除  
書屢下志無小用詎輕赴謝猶念時偷復惻民病漚  
血控疏論說勁正中有旌招禮意殊愛亦不駟赴

馬僕蕭然登陛一對不辭言旋棲輶踵廬衿佩水  
朋激仰振拔多有感興庶幾仁壽永享清福如何一  
疾遽摧標木遐邇驚嗟士友踴躍嗟公志行縱無施  
用生有賜粟歿又諭祭創見我東猶存風厲耿  
余寒劣久仰斗杓每承高論鄙庸自消去歲冬俾一  
蹕山磴雨洗疎松葉沒幽徑拜揖庭階愈覺仰止望  
公翔鳳自視螻蟻未幾遽震問介續馳牽纏晚省勢  
及殆而執手仰視情慘焉窮猶恃神扶孰意長終病  
廢三月一哭無從今追窳窳乃始匍匐瀝酒告哀逝  
肯昭格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吳健



元氣之會爲生哲人卓立海東蓋世精神龍潛九淵  
鳳翔千仞明透鬼神勇奮行陣橫渠壯志見義奮迅  
泰山秋氣俯壓倫風經濟其才局躋何容麤拳大踴  
著他無地蘭佩荷衣軸邁永矢立定脚跟堅節刻意  
涵省主敬斷制以義駕風鞭霆濶步遠指剛方嚴毅  
繩直準平虛明洒落玉潔冰清良蓄陽德雷開萬戶  
眼索幾微心衡今古休休樂善燁燁春容奮然嫉惡  
差差劔鋒爽人昏憤澄世澆濁才屈命世志常愛物  
視民疲癯血誠矜惻研畫救策對人痛說隱非忘世  
窮豈獨索士知所趨民服其德允矣吾師展也先覺  
心得體用學非口耳百代大儒三世徵士豈起巖泉

不作商霖數封直疏只露丹心殉身以歿天道難誥  
嗚呼哀哉健也小生亦忝趨侍爲學之方識時之義  
提耳警惰誘掖諄至朽木難雕呼寐莫醒失脚名途  
薰心外榮奔馳貿貿病魔乘之庶假數年獲侍嚴儀  
冀擊頑蒙以收桑榆何意至此不堪驚呼嗚呼哀哉  
去歲季秋尋拜山麓德宇英粹辭氣厲確鞭策蹇步  
警發昏塞亦及時事齋咨太息曾幾時日遽嬰劇疾  
千里驚聞再寄封藥未及達意奄至易簣病不侍扶  
歿不飯含孰知我悲死有餘憾嗚呼哀哉剛明之資  
正大之氣堅白之操篤信之志經綸之蘊勸戒之辭  
不復瞻聆小子疇依有舍閭寂有齋窈冥溪鳴幽洞



草綠空庭為誰重尋瞻慕儀刑言念及此腸裂心摧  
不知何年復此胚胎斯文興喪係世安危上為國  
痛下哭吾私祇憑几筵有淚如泉不昧者存庶鑑鄙  
虔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金字題

嗚呼先生而至是耶出羣之才獨詣之識強哉不變  
之志毅乎不拔之節不復得見於此世矣嗚呼哀哉  
堅固刻厲之學烈日秋霜之氣英發動人之言論清  
修勵世之風致不復得以親炙之矣嗚呼哀哉小子  
何幸弱冠趨隅恭惟先君志實同趨古人靜坐謂公  
如之施于孤露敢不通追托屬門壺委以函丈一丁

年來備承誘獎高論凜烈德宇咳爽海亭秋深山齋  
夜寂肅容相對誨我真切薄資難強塞步莫前曰而  
做工之百之千雷天二字俾我佩服奉而周旋不敢  
怠忽出處之道君子慎諸先生確然七十年餘小子  
悅之學焉未能世途崎嶇賢智危兢脚跟未固顛躓  
是虞問所宜行靡我愚踈霜松雪栢曰汝是願相期  
歲寒保爾無墮善必守死學維篤信小子之伺敢不  
自奮爰佩至訓內懼涼薄尚此依歸示我周行服高  
義於門下期日邁而月征恃道體之康強喜未替於  
儀刑嗚呼已矣孰知先生遽懷夫厭世之情也而今  
而後吾復俵其何適也惟修身以補過庶無負乎



教育然力弱而學微恐素志之有失尚先生之昭鑑  
陰有以補吾志乎冥漠不昧者存照此衷曲嗚呼哀  
哉尚饗

又

門人鄭述

嗚呼先生稟天地純剛之德鍾河嶽清淑之精才高  
一世氣蓋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變勇足以奪三軍  
之帥有泰山壁立之像有鳳凰高翔之趣璨璨如峯  
頭之玉顯顯如水面之月自我而觀之宜其為振東  
方未有之人豪矣先生早業文章博通羣書為文字  
未始為世間尋常之語奇偉特魁磊砢強燦爛錦  
繡之華炳烺龍虎之章自可以輝映今古竦動百世

而謂吾人大業初不在此而有以妙契於古人出處  
之一言則超然自反於性分之內奮然用力於為己  
之事隱居求志閉戶積學忠信以為本敬義以為主  
佩四字之符建百勿之旂抽离宮太白之精而取內  
明外斷之義幻天上雷龍之畫而觀尸居淵默之象  
克己之嚴則斬殺九竅之邪而女媧聲亂色罔敢或干  
保守之密則閉塞三閤之入而閑思雜念罔敢或萌  
肅然常若鬼神之叅於前生龍虎長在冲漠之中  
起居衣帶之間猶有喚醒主人翁常惺惺乎者而凜  
凜之意尤切於人所不見之中至於歲月之久含畜  
之深大本既立流轉日用之間無非這箇動蕩之妙



後生小子不敢以階梯分寸仰測其方體端倪而猶不敢自謂已到於活熟無言之境則先生之於道義亦可謂辛苦而後得之者矣先生平生未嘗一念不在於世道至於蒼生愁苦之狀軍國顛危之勢未嘗不震唏掩抑至或私自經畫處置於宵中而以為必先提掇於紀綱本源之地初非不屑夫天下之事者而懷德遜世高潔自守終世婆娑於窮山空谷之中而雲山是伴松月是玩湯聘雖勤於九重囂囂不改於畎畝有如獨鶴高飛於冥冥之天浩然自樂於江湖萬里之外而終莫能馴則先生之於出處其獨見內斷之義夫豈他人所可與知者而以先生之

才之德何事不可欲而縮手袖間終不見其有為焉則亦豈非世道之不幸哉先生曰骨肅爽神采秀發識慮高遠辨局宏深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鴻毛直方剛嚴不屈不撓聞之者有以潛消其鄙邪之心對之者有以振發其清明之志千鈞氣力萬丈光焰足以聳動風節扶樹綱常多士踵門遠近彙征名尊當代聖主四方而先生閱人既多眼目亦高四海如空千古渺然恢恢乎濶步於獨立之境悠悠乎高舉於獨觀之地時見經童學豎顛躑嬉戲於儀文度數之末妄談天命之性而昧夫洒掃之方瓊瑣碌碌終不足議為於大方之家而至於志道之士願學之子



絜進之誠憤排之功有不能已焉則論說警策叩竭  
兩端言論激昂詞辨駿烈引物譬喻愈出無窮如河  
轉海倒風凜雷厲而惻惻愛人之心懇懇樂善之意  
洞然呈露洋溢可掬而表襮不掩防畛不設光明灑  
落自成一家此雖不之以見先生之大而非先生之  
大則亦何能浩博如是而無所不足哉至於詩文兵  
法醫經地志雖無不曲暢旁通為應世之用而此豈  
真足以為先生之輕重者哉然世之知先生者既鮮  
其自謂知之者不過曰山林隱逸之流而已而不知  
者輒復詆訶至有加以不遜之辭而無所忌憚焉嘻  
於生王卓卓之見磊磊之節欽欽之學渾渾之量彼

烏可窺測其萬一而於先生曠然之德亦何足為加  
損哉嗚呼念我小生蓋自十五六歲時始得聞先生  
之風而知欣慕之而癡騷貧遠無以自達於階庭之  
下徒勤星斗之仰未待春風之座者殆將十年束脩  
之將曰自丙寅之春而幸先生之不鄙棄之而收而  
置之弟子之列而又復以為可教而每許以義分相  
與之地而允先生平生交游經歷學行志槩與夫古  
今賢愚治亂得失世道時變邪正是非出處語默之  
道進退行藏之義無一之或秘而盡與之開誨至於  
連日繼夜而不怠於是愚昧狂妄之所以慷慨興起  
而自豎立其惰慢迂拙之身心者為如何哉頃者數



四年之間方自墜在罪戾憂虞之中而疾病又從而廢痼之顛倒狼狽與鬼為隣而先生未嘗一日相忘書問慇懃鼎相續又恐其一朝溘然而或死也至有對人語及嗚咽涕洟之語述亦每得先生書未嘗不西望隕涕以感其知己之恩也去年冬又得先生書既問疾病之况又覩貧苦之狀又有春日載陽匹馬尋山之教而纔未數月忽又聞先生之寢疾馳往省之則先生病雖云劇神宇清朗論辨雄確了無一毫有異於平昔者留侍半月而來而既又聞先生漸向蘇境謂神明扶持可得無憂孰謂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而使先生乃至於斯耶消息一理死生一

致人生百年誰則不然則在先生全歸之心奚足為憾而樑木既壞吾將安放哲人其萎無後儀刑則在小子悲隕慘痛之心又復可以記極也哉然有一說焉先生則已矣而先生之心則炯炯不亡叅倚叢墻洋洋左右則請庶幾有鑑小子之誠而默佑其哀母令有欺於隱微幽獨之中也嗚呼聞先生之喪而病卧支離未即奔走而遲遲一哭尚在數月之後昏憊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感念平生悲悵來并一觴奉訣萬古心情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崔永慶

嗚呼哀哉先生而至於斯耶明正務實之學如傷痛



懷之仁剛大趨遠之才無分寸施之於時無分寸傳  
之於後而齋志殉身以歿空令此空山名與日月昌  
焉嗚呼天之生先生也果何為耶嗚呼小子無狀晚  
幸納拜漠漠高山雖不敢仰止緬緬清風實所心服  
方將卜居近境庶得執簞門下薰沐道義餘波豈料  
昊天不弔奄至斯極嗚呼痛哉嗚呼小子無狀獲拜  
門下今雖累年千里多病承顏承席其日幾何怠慢  
不虔修問起居亦多闕焉追惟至今死有餘憾病不  
得舉扶歿不得飯含奔赴亦未得及人他日地下將  
何面目更承前席死有餘憾嗚呼雪月精華更歿何  
日聊備薄奠用薦微誠荒蕪不文情意悲迫言無次

叙尊靈不亡必鑑此心尚饗

又

門人河沆

星散五百墜緒茫茫長夜沉沉夢酣黃梁爰盡帝襄  
眷于東荒儲精渾淪篤生寧香疑疑風骨其泣嗶嗶  
到長好學孜孜不倦目擊心解不破黃卷早業文章  
炳炳筆力戰藝京師有司刮目遂屈會試畫蛇著足  
俛仰長思人參三才丈夫事業繼往開來功名富貴  
只榮一時忽然大悟羞前之為築室金官湖海之濱  
閉戶看書種松龍鱗作舍雷龍鳳城苔磯兄友弟恭  
花萼相輝是亦為政本立道生君子大志一善羞名  
窮深極微發軔遠程聖遠言湮道喪千年萬卷辭義



浩漫茫然靜坐精究沉潜玩味對越上帝嚴恭寅畏  
魯齋有訓頓覺入頭萬理一途千聖共由奮然勇往  
確乎力行存存惟一無有將迎克我持守庸庸勿勿  
三軍堅壁太山屹立惟此一幾之善之惡猛省戒慎  
念茲在茲義以為質知至止之敬以直內與天為徒  
持已者實受人者虛既博以文反躬造約真積力久  
英華外發淵冲其志豪邁其容萬變酬酢包羅心寬  
和恒直方邦上收功惺惺主人喚起金鈴生龍既捕  
意馬不驚寂虛感通繩直準平遇事敏決高識遠見  
修辭立誠取人片善尚論千古每出新意快議當今  
使人興起允矣吾師成已成物士林典模國家氣脉

感動聞風覲德心服蘭香遠飄 鶴書飛來瀝血瀉  
心瞻望三台難進者在豈曰高尚不是無悶林居自  
養山天有齋以蓄其德敬義二字成始成終深造遠  
詣無幽不通佳山勝水碩人之寬叔孫雖多奚棄我  
歡嗚呼哀哉仁者有壽古聞其說今胡不然天意漠  
漠木稼有兆斯民無祿斯人斯疾斯文將喪藥物甚  
多不差鉢兩空青同效華佗窮術臨化開教持敬以  
入心氣猶剛庶望蘇復何意斯教永訣終天失聲填  
咽淚落漣漣嗚呼哀哉小子疇依斯文何托 天聽  
悲慟賜祭賜爵生順死榮自得則多顧余盲聾何所  
取柯沆也無狀弱冠忝拜環顧空空一懼一愧不遂



卓面警教諄至即事取譬冀我曉義嚴毅確實謂我  
勉致受質昏冥未邁昭訓顧余不敏我師無隱六載  
草土又遭不諱立揚既不卒業又未嗚呼曷歸孰知  
余思炙鷄漬絮既後徐穉未能反筭實愧子貢草具  
薄饌豈云祭供只鑑衷曲庶幾一歆三酌長辭腸絕  
摧心嗚呼哀哉尚饗

又

觀察使任說

惟靈希世之標邁倫之識人戰紛華我收顏克清言  
激俗直疏動天晚祗宣召荅揚細糴士林所幸  
在國為光曾不少留共歎食塲頭流山下兩堂之  
川日對黃卷容膝數椽一飯孤忠短歌長篇貧於原

憲化並伯玉縱采朱紱不改所樂英風雅範起懶  
薄顧余微末宿仰超卓奉節而巡偶茲嶺表擬獲瞻  
拜以紓天紹詎意不吊洪流不挽上為列星公自快  
活攀追未及此懷何托慟深有真冀歆涸酌尚饗

又

咸陽郡守李長榮

卓乎其姿超然其識道尋墜緒德薰漓俗維膏不食  
貴乎丘園中宏外肆雲矗鵬騫隱非長往憂時抗疏  
累朝側席勉乘蒲車靈龜曷舍幽貞永卜望門負墻  
飲河充腹憤世談務劍鋒差差何物二豎俾哲人萎  
天之何為秘小微光地胡呈妖木穗斯忙顧余薄劣  
高山是仰亟承緒論耳存遺響已乎觀化吾道疇依



臨風長慟非但為私尚饗

又

門人李魯

天不愛賢地不惜珍疑英鍾粹應期千春是誕元哲  
為世作程金堅玉閨德宇天成早透真開妙契道奧  
精思刻厲實學實臨原心眇忽折理錙銖韻餘龍門  
源的水壺操存敬義洒落誠明和恒直方嚴毅剛貞  
養深積厚神光內腴而形而著動與天符疊疊龍成  
其德正中酬酢萬變浮雲太空婆娑林壑袖手經綸  
推其末緒三代可甄大而難容何時之否自任者重  
寧隱不仕肥遯無悶樂則在是君民一念未嘗忘爾  
舉世齊瞽誰識其貴叔孫何多匡人可畏殉身以沒

天也奈何才愛不惜天意其那堂堂名教苟古不磨  
其明其晦時耶命耶嗚呼哀哉兩儀收真三精闕光  
方丈千秋空獨蒼蒼悠悠聖文漠漠何歸凉凉士子  
乳乳誰依魯實無類弱冠趨屏謂憐迂憊不鄙提醒  
誨礪諄爽春融玉屑力微承造誠深仰德庶幾終始  
靈化風雷何意於今樛陰忽摧永慕儀刑懷慟終天  
孰知我悲五內如煎微誠何賴奉奠一觴一哭青山  
宇宙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又

袁紳

先生直內惺惺顧諟天明制外方方集義觀生浩然  
光大展也其成山天有扁邈翁心事確乎不拔潛龍



其志人曰果哉莫已知也已天何不憖山木之摧生  
民無祿後學誰開痛矣我痛矣我千里一勺萬古長  
辭敬薦誠中庶幾格思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生李齊臣

嗚呼是吾先生之墓耶先生之沒今幾年矣敬奠菲  
薄在斯年矣非誠微而情薄實事故之多幸遷延歲  
月豈無其緣身多病而未遑心抱憂而懷傷既病歎  
而心安又公私之失祥嗚呼嗚呼先生之道德文章  
人所共知先生之言行一致生所獨知景仰如在悠  
悠我思優游門下雖未久而有所學得者多矣獨侍  
門墻有所心服而不敢自謂無罪者少矣今而思之

尤增羞恥生斯末世得遇先生實多幸也久侍先生  
門下終無所得者真不幸也獨侍山中餘十有三載  
也今失依歸兮老生之一生傷痛復如何也要死後  
而無術只自傷兮不暇敬奠醴而進庶羞後爵悵兮  
自無假伏惟尚饗

又

門人柳宗智

維我東土久喪斯文工文是尚襟佩紛紛瘦精竭神  
名利是射滔滔醉夢百年長夜恭惟先生奮起南服  
勇決獨立歸來一室窮探墜緒夜而繼日公流汭源  
慙慙歸宿五十年来苦心極力力久精積造深踐實  
敬義二字平生精力源本既立流出不忒養送無違



南齊書卷之五 四十三  
推澤亦廣各止吾誠貴賤少長所樂在是頽然歲月  
豈是忘憂觸處恢拓論析時務不遺毫髮雄辯激昂  
大放厥懷當路薦德 絲綸累作十辭徵招七上疏  
封瀝血披肝誠敦言忠道既難行益固韜藏浩然其  
歸國咒誰揚青山契闊霽月光風孰 卷舒一生無  
窮有箇地頭恢恢自容推以照人覲者心醉搢紳方  
伯爰暨士子莫不振衣矜式道義小子宗智弱冠之  
齡拜承函丈獲親儀刑于時蠢愚土墻當面先生矜  
之啓發勤眷痛摘病根隨以發藥自是之後每蒙訪  
掖小子不肖昧然莫覺八九年來徒自負慙思之感  
恨庶效蓬心擬侍几杖永奉德音云何不幸先生有

疾鴻恩在身未報罔極遽疾云初日望有喜湯侍左  
右日月其累病極教誨有言切至小子服膺且感且  
起豈料如今遽毀樑木斯文既喪道脉亦絕士子安  
仗長號罔極嗚呼死生窮達合散消息先生於此判  
然無疑小子慳慳徒痛無依有事何正有疑何微瞻  
望舊榻警咳如承伏哭柩前淚流難禁謹以薄具薦  
此哀忱不亡者存庶幾鑑臨尚饗

又

晉州牧使李濟臣

嗚呼先生名成尊一道協靈九留風季末立頑來古  
髮承手符敬義雷天中叨載管衮麻金筵鶴城曾奉  
誨旨勤勗山天今謁鬣塚荒宿至其處不見其人敢



望東平之墓構堂祠復其為後庶稽嚴州之故頭流  
截兮萬仞謂先生兮死未死脯於蘧豆於醢羹盼饗  
者在此尚饗

又

門下郭起

嗚呼哀哉吾嘗聞於曾子之言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如先生之才  
之德為可以庶幾乎斯說而曾次澹然而絕塵視天  
下萬物皆不足以來入氣宇浩然而直大自可以爭  
高於泰山喬嶽杜門掃軌而專心問學之事不著書  
不立論只一味循古人之塗轍一箇知覺要惺惺不  
昧於方寸之中肅然常如天地鬼神之前臨赫工夫既

熟大本既立日用應酬流轉活潑詞辯駿快有如駕  
風之櫓一馳而影凌十千頃烟波之杳然文翰灑落  
有如拍霜之刃一揮而光射九萬里星斗之燦然炯  
如清水照采於玉壺澹如素月揚輝於秋天夫豈東  
方再生之豪傑也不但難見於後亦復難見於前然  
何天道之杳邈而致吾道之屯邅懷此德而遜比世  
確乎其不拔卓然長往於林泉伴魚鳥而友松鹿餐  
烟霞而製荷蓮憂時之淚空洒於萬疊青山之中憤  
世之懷聊瀉於十里銀河之邊傳說板筭之夢未格  
於側席之上子陵諫議之職尚在於蓋棺之後心上  
空老造化之妙袖裡竟縮經綸之手長托志士之腕



謾騰走卒之口夫孰知先生之素心實未嘗忘君於  
猷猷然則先生之亡也曷不使吾痛哭流涕猶不能  
自己於愈久嗟吾生之不敏落萬丈之塵臼年既多  
而學迷方環顧中而無一善可取幸天與秉彝之難  
揜獲立志於擁帚既納拜於海上復進謁於山中語  
諄諄而叩竭不謂我之空空而小子之感激得振發  
其頑躬縱不能外堂而服勤而慕悅則徒隆慰先生  
之康寧謂延齡於無窮賴神明之共扶以欽仰乎高  
風孰意斯文之天喪忽承音於告凶既申為位之哭  
又寄吊賻之封只緣私門之禍酷逼兄喪於去冬傷  
心掌上之老母忍見鶴髮之愁容萬端悲撓之叢集

白憂鬱結而填膏坐遑遑而迄今孰知我心之悲同  
想平生而感念愧靦然而顏紅嗚呼先生已矣小子  
何托金聲未聞玉色未接風雲帶淒石泉含悲空留  
大名百世仰之我来一哭有淚二行再拜陳詞庶格  
未仁尚饗

又

丹城縣監權愉

猗歟先生神嶽鍾英氣節豪邁資稟明學問有源  
操履無瑕進道甚篤學業日加謂當世用遂究厥施  
如何不過世與我違婆娑丘林歲月駸駸所志之遠  
所造之深卓絕之才精詣之識竟不一試殉身以歿  
天生是人果何為耶凡我有志孰不惜也嗟嗟千載



學絕道喪俗淪士散莫知所向因陋守舊論卑氣弱  
先生傑然奮乎南服超然獨立誠明洒落士皆師宗  
爭自濯磨惟此南方賢士之多是孰使之先生之力  
一丁先生名門愉昔受學維時先生遠于後之訪我先  
生于彼海中載笑載言講論終日愉以巾角獲侍左  
右先生之道雖未能知仰承警效亦知敬之自是厥  
後愉居京洛南北阻長無路造謁每聞高風景仰徒  
切茲荷誤 恩來守支邑樛木已摧邈矣難追於何  
問業以慰我思有墳其丘秋草離離再拜伏謁冀慕  
曷已茫茫九原愛莫起之酒肴之奠惟告其恍英靈  
有知尚祈鑑臨

又

門生趙瑗

鳳凰翔于千仞神龍沕然淵潛而不足以比先生之  
遐躅泰山巖巖磴立萬仞而不足以喻先生之操節  
秀爽灑脫曾不受一點之塵埃而先生得於天性者  
高潔精緻細密本末殫盡內外通貫而先生造於學  
問者深極存諸中而忠信篤敬對越上帝日乾夕惕  
望之儼然人不敢不畏發於外而精華粹面春陽及  
物曲盡情禮條暢細微人不敢不愛曠千載而幸出  
立萬世之師範曰予小子幸居姻婭之後而情愛之  
不泛歲辛酉之初秋始獲拜於臯比曲收陋質教誨  
諄諄目予以佳士說與要妙指授向方者曾不出乎



居敬窮理拜受之後奉以周旋者幾二十年忽聞  
斷難以科名利祿之求至今蒙蒙其若茲顛倒狼狽  
於是非之間想先生悶見於吾斯然丈夫心事正如  
白日青天質諸鬼神而有知奉使命於嶺外得展謁  
於故墓露濕宿草雲沉拱樹想音容之如昨而形像  
之莫覩奠一盃而長辭有隕淚之如雨

又

丙子  
七月

門人鄭述

昔日高堂爛若日星清通洒落激發風霆今日空山  
宿草飛螢寂寞懔懔靡接靡聆愧此不敏煩誤誨銘  
頑質猶初歲月摧零言徒在耳怵惕何寧撫省松楸  
感想儀刑精爽竦竚若昏而醒跪拜陳詞山日將暝

又

丙午十一月

前人

泰山一頽歲月于荒忽焉三紀倏若電光既經亂離  
觸目悲涼人心一壞世道堪傷盛德高風愈久彌彰  
有山峩峩有水洋洋渺余小子白首迷方平生悔吝  
回首心茫桑榆欲勸志力不強孤負厚望愧汗沾裳  
宿草空山古木蒼蒼精爽如存先生不亡追惟舊陪  
感淚盈眶絜誠為羞敬薦一觴

又

丙午九月

觀察使柳永詢

天未喪文英邁崛起金精玉溫寶鍾間氣道嚴出處  
德尊敬義伊志顏學淵源所自百旗四符工程攸始  
早卜雷龍藏修有地晚筭山天樂我簞食君民分內



遇邈之否鳳凰麒麟爰出其類清風所激懶夫亦志  
永詢謬以後學受此重寄未及函丈每懷興吁今躡  
宮墻清廟有闕彷彿儀刑陟降庭止物雖至薄庶幾  
右只

又 賜祭文 萬曆乙卯七月

國王遣禮曹佐郎安璫諭祭于卒 贈議政府領議政  
曹植之靈惟靈河岳孕秀日星降精凝嚴純粹正大  
剛明辟立萬仞迥脫塵氛德兼四科勇棄三軍居敬  
聖功克致涵養配義正氣塞于穹壤直內方外克實  
有輝道盡修齊學造精微隱非忘世窮豈潔身跡雖  
丘壑心實君民格言至論前後封章白駒載繫丹鳳

未翔則反手間可鑄虞唐湯聘徒勤莘耕不起艮蓄  
陽德終莫之施粵惟我東海外中華種學談經固非  
不多措之事業無一庶幾賢卧烟霞有何施為然民  
受賜至于今日凜然高風頑廉懶立缺苛我 先王  
緇衣好賢超秩諫長用貴重泉左右無人數奏未悉  
贈不稱德 謚亦有闕焉士林痛且數十載茲實  
欠典蓋亦有待顧予寡德恨不同時高山仰止九原  
難追多士抗疏適啓憤悱有臣力贊百年公議扶植  
表章斯文盛事迺加徽 贈繼之義 謚生既特立  
獎從功名歿後褒崇何得何榮曠世相感自不能已  
瞻彼南服邈矣千里過魯之祀無因自致敢走禮官



式陳澗酌不亡者存庶斯來格

挽章

成大谷

吾道從茲寒若灰哲人亡矣痛山顙丹霄悵望雲重  
隔靈鳳千秋去不迴

又

盧守慎

一望知為大丈夫能令鄙吝不萌于風神洒洒空餘  
子論議堂堂伏老儒身與簞瓢著丘壑志回天地入  
唐虞斯文再喪堪誰想春晚皇都哭病廬

又

鄭惟吉

聞道南冥逝臨風拭淚痕乾坤正氣熄山海老星昏  
絕學從先進危言動至尊當年如見用糠粃鑄羲軒

又

朴淳

峻節元追古冲襟自寡倫千尋看直聳百鍊蘊剛真  
柱石才雖大風塵事更屯獨隨玄豹隱幾換綠蘿春  
守道心長逸匡時術未陳乾坤收正氣泉壤閉高人  
破屋留丹洞哀辭下紫宸蒼生空有望志士竟沾巾  
韞跡山花晚遺魂壠草新淒涼白雲遥誰復繼清塵

又

李純仁

邵子辭徵日文公遇遯辰工程惟敬義方寸具經綸  
嫉惡剛腸在憂時老涕頻平治天未欲無祿此東民

又

前人

水竹延平舍龍門拜下塵遠來憐志苦開抱見情親



嶺樹還千里江花度幾春無由一再問道獨立倍傷神

又

梁應鼎

才難為古語間氣乃生賢抗節青霞外揚名白日邊  
沉痾終不癒榮贈此無前覺有長存者西山勢柱天

又

金字完

海嶽之精日宿光大儒端合佐皇王誰知着力惟存  
省最是收功在直方氣節稱公猶可笑才華論學祇  
堪傷不知何損知何益遙寄哀詞渡蒲裳

又

金字顯

遜世簞瓢樂憂時奏對危雲林真不負行止本無羈  
海室尸淵處山齋晦養時平生修業地面首渡漣沔

又

前人

半世幾虛過蕭山背汗沾雷天勉勵切金玉訓謨嚴  
洛下烏頭去龍門感慨添斜陽封馬鬣何處更依瞻

又

盧禎

義氣橫星斗心期到如姚簪纓元獎錄登對為清朝  
事業當年沒風聲百世遙屋前方丈在依舊尊雲霄

又

前人

身世元丘壑清風一代欽傷心驚木稼合哭動儒林  
谷裏愁雲月床頭委劔琴從今薩水路人去更誰尋

又

吳健

峻節人爭仰奇功衆莫覩卑比撤來勇泥塑靜中思



妙契天機熟長嗟士學非家庭洒掃訓真得古人規

又

鄭琢

景仰曹夫子林居道自專終辭三聘幣不改一簞食  
扶起嚴陵節治安賈傳言頭流萬仞立千載典刑存

又

金孝元

追惟昔年夜愚曾近光輝誘掖回迷走充盈見賢歸  
人文今已矣吾道竟何依奔哭還無路春風淚不晞

又

金億年

先識愚翁與子誠長懷夫子擬山瞻雷龍含哀初迎  
笑楮魯江邊又劇談薄劣敢當朋友許依歸還幸第  
師嚴通來不慙人何酷無復吾儒道在南

又

前人

路指益城偶見過宜春一夜笑歡多欲知湖海平生  
氣想聽當時醉後歌

又

金克一

南紀傾天柱東方泣士林淒涼憂國意激切抗章心  
立頓斯為政扶頽豈但今平生一古劍風雨助龍吟

又

李山海

玉壺秋水炯心懷流俗頽波獨自排白首雲林無伴  
侶小齋書劍是生涯絲扶漢鼎功誰賞起作商霖事  
已乖壁立高標那入夢夜深晴月拜空階

又

前人



往年哭退老今歲哭南冥道喪吾何托天高問莫聆  
山窮智異脉星薄小微精漢水舟中別誰知隔死生

又

鄭述

天生豪傑兮惠我東土志大宇宙兮勇邁前古早謝  
壖屋兮浩然高翔富貴浮雲兮道味深長忠信為質  
兮敬義為學見識超邁兮風節卓犖進不用世兮退  
不傳後吾道已矣兮吾又誰咎萬壘頭流兮山高水  
潔幾年慳秘兮有待今日生於焉順兮沒於焉寧祥  
雲瑞氣兮萬世千齡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神物從  
佑兮樵牧不驚小子執紼兮感念平生九原不作兮  
誰復儀刑有疑莫質兮有過莫督悵此身世兮未免

墻壁愧我不文兮詩人不成詞以助哀兮誰盡心情

又

裴三益

聞說南州又失公頭流萬壑一時空天心不悔斯文  
禍士類長悲此道窮山海祗今留夜月雷龍無復襲  
春風身縻千里難奔走白首緘辭愧素衷

又

俞大脩

與時不自適結屋在山中嘯覺乾坤小愁看歲月窮  
唐虞思古道洙泗起遺風百代廉頑節高名滿海東

又

林葛川名薰

挽回世道吾君事不是山林謾索居若把古人論次  
第桐江千載問何如



又

朴啓賢

道義方知樂風塵不拜官危言動聖主寒膽死權奸  
兩部成書在千秋具眼看飄零天地紀衰淚重沈瀾

又

前人

天上星光滅人間樑木摧存心經世務屬望濟時才  
舊日蒲輪客今悲絮酒杯一為多士痛不敢哭吾哀

又

金彥麟

夫子居山海英聲徹九霄芥輕千駟馬樂任一顏瓢  
闔闔乾坤在經綸歲月遙其南道已喪何處挽仙輶

又

許曄

君子在世人情若倚山先生奄忽逝後學更誰攀

落落風聲地明明警覺開祇今嗟已矣烏得不潛潛

又

訖 箴

曾抱陶山慟徵君又我違丹衷憂國意白首製荷衣  
人望推喬嶽天星落小徵傷心羊季淚復向嶺南揮

又

許 箴

一夜妖星犯小徵忽傳南國王沉輝山林每有傷時  
歎事業長為杜德機不復瑤琴參妙訣空餘寒月照  
柴扉生藟辜負思賢意清淚無端更滿衣

又

尹根壽

殄悴驚連歲天心莽未窮山頽人孰仰學絕道誰東  
汾水餘寒月雙溪響晚風樞衣平昔願今日竟成空



又

李忠綽

龍夔交薦恠騫辭扶鼎誰知在一絲顏巷未能忘瓢  
飲虞庭何必賀衣垂封章累切匡時略即木虛迴問  
疾醫連歲斗南驚妾哲汝然非是為吾私

又

李純仁

山頽悲不極邦國更無人出處懷耕黎淵源沂洛間  
叔孫空欲毀文仲豈知真任道雲林暮平生未枉身

祝文

德川書院祝文

崔永慶

學務為己識造明決道存守為功在距闢

上標文

德川書院重創上標文

吳長

兒郎偉伏以日月啓長夜殷禮夙稱於新宮風塵淨  
海方舊實可尋於遺礎喜人心之不死知吾道之未  
灰恭惟南冥先生維岳降神于帝其命五百年間氣  
脚跟不待於文王三千載偏荒脉絡遠紹於箕子自  
早年獨得夫書言象意之表悟末學多帶於文辭訓  
誥之間抱卵雷龍舍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養珠山  
海亭上操之者存索之者精太乙真君高拱一元之  
冲漢百勿神旗驚逃九竅之魑魅精神表裡古今力  
量彌綸宇宙道由我立豈不願堯舜君民身與世違  
亦安能俯仰流俗明夷左腹不待主人之有言乾晦



稚陽竟全潛龍之勿用雖一身自甘於丘壑即大功  
已著於栽培判義利公私之分南軒有功於孟子明  
天德王道之學伊川增光於孔門不待著一書名言  
法語足以淑人心而明後學可以奮百世清風苦節  
能令頑夫立而懦夫廉嗷醒醉死餘魂障迴狂瀾既  
倒趙壁立赤幟人驚耳目之頓新龍門有斧痕孰知  
胼胝之偏苦因時救弊吾道即然推已為人能事畢  
矣嗟水稼之逞孽遽日觀之見顏南極一星彩還紫  
微之舊宅東魯諸子心殞昌平之築墻于經于營縱  
緣其室即通以享以祀實由不謀而同規矩悉稟於  
守愚締耕分掌收來復餘廿年春秋虔事忽一朝兵

火為灾廟雖焚而道不焚吾捨此而奚適事已定而  
計未定時不可乎再來爰用前基更築新宇凡間架  
制度盡遵乎舊規欲尊奉依歸永效於後日萬株松  
嶺霜抽立立之高入十里挑川鏡涵澄澄之止水事  
類白鹿之重創實著卧龍之循名僞功已鳩虹樑將  
舉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廣視於前而生輝立則叅  
於前坐則倚於衡願長言而獻頌少停工斯同此歡  
呼拋樑東森森松檜護玄宮下有金龜扶大石東封  
萬古爽餘風拋樑南醉醒亭影蘸寒潭欲識此間真  
景象夜深秋月洞澄涵拋樑西萬丈頭流天與齊太  
白光芒霜雪暎玉皇留與剪浮霓拋樑北奔流萬壑



由岩泐此去海門縱云賒盈科不舎可窮極拋標上  
尺五帝臨光盪漾宇宙棟樑孰主張躋攀無路獨瞻  
仰拋標下優優揖讓盡儒者邇立年年春復秋精靈  
陟降報純嘏伏願上標之後士習就正儒風大亨式  
禮莫愆愆必盡誠意之享聞風而起彬彬蔚多士之  
興山可夷谷可湮詎可墜河南之揭號遵其教守其  
道永勿替齒齒之建祠

雜錄

護喪所吊狀

成大谷

自千里之遠發使告哀此豈今人事得人傳語聞訃  
逾三日得見下狀果與前所聞者不謬南向大哭呼

天而天不語罔極奈何斯人吾不敢與之為友仰之  
若喬嶽敬之如嚴師標摧奄及吾將安做雖所居絕  
遠若人鬼之不相見時有以書問相及擬代顏色且  
喜各保性命願自慰辭今也見背獨生何樂吾欲速  
化相尋於泉壤然死者之有知無知未可知則此亦  
何可必也官家方興大役家僕只有數箇盡在縣庭  
執事茲未亟發遣健力奔慰子身之侍莊几進者此  
恨如何借來使之力賻布二端祭果棗三斗送上家  
貧力不從心死尤恨恨壬申二月日成運得氣證朝  
夕為鬼

雜記



隆慶四年辛未許筠以書狀官入 皇朝華公言汝

國高邀之士將有身災余觀紫微垣知之許筠歸言

吳德溪云我國南師古善觀象是冬亦曰小徵精簿

必於處士有災未幾先生病亟 上聞自 上遣醫

馳視越明年二月初八日終訃未入京南師古又曰

小徵全無精處士必已凶俄而訃至嗚呼先生不沒

天象為動哲人之萎固有異矣 門人陳克敬記

按他書是年無許荷谷奉使事荷谷所記恐無流間  
之人也粟谷經筵日記云星官南師古曰今歲處士  
之星無光 而曹處士從海東名星錄亦載此言  
小徵無光之訖 則明矣謂出於荷谷則誤也

王宗大王親製賜祭文 丙辰九月二十五日

王遣臣禮曹正郎閔廣魯請祭于文貞公南冥曹植



